

无缝地带·戾焚

李泉——著

当代谍战类扛旗作家
6 年沥血之作

再现五重身份红色特工死战绝望之地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无缝地带·戾焚

李杲——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缝地带. 戾焚 / 李泉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155-1687-5

I. ①无…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6471 号

无缝地带·戾焚

作 者 李 泉
责任编辑 丁洪涛 张礼文
开 本 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687-5
定 价 3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

这不是一个谍战故事，而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中共超级特工，孤独地在泯灭人性之地进行潜伏和战斗的多面间谍生涯和矛盾人性复盘。

熟悉我的读者朋友都知道，我有两个笔名：一个叫李泉，一个叫绍钧。从2012年出版《禁城一号》开始，我就一直沿用“李泉”这个笔名了。我擅长且酷爱写谍战，迄今为止出版了七部小说，有四本都是谍战。这套“无缝地带系列谍战小说”与以往我写的任何一部小说、任何一个作家的谍战作品都不同，它是发生在抗战时期大连（“关东州”）的真实历史。对于我来说，在某种情况下，“真实”基本与“残酷”等同。就因为它近乎残酷的真实，所以我从2011年才决定搜集素材并将它写出来，以此告诉我的读者朋友，当年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确实有这样一个组织，有这样一些人，做过这样一些看似平常却细思凶险的正义之事。

当年大连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桥头堡，从1905年起，也就是日俄战争之后，它就被日军侵占，成为日语中的“关东州”。要读懂本书说容易也容易，因为我相信我已经把自己的情感和思想通过文字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读者，而想要理解本书中的一些历史知识、地理名词，甚至是历史、人文细节却很难。这得靠读者朋友自己查阅资料了。想要理解我在书中的一些特殊的、看似突兀的思想，却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毕竟任何艺术形式都是一种比较“自我”的东西。所以综上所述，读者能够对本书理解多少，是

一个令我很矛盾的问题，但我很感兴趣。

据《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当时全人类联合起来要建立一座能够直通天堂的高塔。为了不让人类一窥天堂和自己的尊颜，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无法沟通，从而使人类建塔的计划宣告破产。

我们从那时起，由于语言不通，进而相互猜忌、度量、争夺和破坏。这些人性中恶的一面，让我们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遭受了一次又一次侵略。我在想，也许只有艺术，这种人类诞生时便具有的天赋，才是一种能够让我们彼此迅速且直接的沟通理解工具，它比任何一种公认的语言都美好、都实用。

我又一直认为，“人是不能成为神的。神性没有善恶之分，而人性有。因为一旦把某人奉为神，他就会以人性的恶来把众人踩在脚下，且驱使众人取得自己的利益……”对我这个看法有怀疑的读者，可以回顾一下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和灾疫，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致力于用文学艺术，用文字传达我的思想。我坚信，人类通过在艺术上、语言上、生活上的各种交流，那座通往天堂的“巴别塔”依旧不会建成，但一定会把人间建成没有灾病、苦难、战争的天堂，这不也达到了我们的终极目的吗？

我非常感谢金城出版社和本书责编张礼文先生，以及六年来为本书提过意见和建议的前辈、朋友们。他们是辽宁省文联副主席何明洲、辽宁省作协副主席素素、大连文联副主席邢德武、大连作协副主席车培晶、大连党史研究室主任李奇、大连地方史专家王学礼、大连市委宣传部文艺处李建国、大连艺研所李志广、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主任周爱民等先生。其中，车培晶先生岳父的小舅，就是当年“大连抗日放火团”成员，为“放火团”执行过情报传递工作。这些人对我的帮助，我一直记在心里。

当然，我一直想对读者朋友对我多年的支持和厚爱，说声“谢谢”！我经常会上各大网站看读者对我作品的评论，不管好的还是坏的，都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读者的每条评论我都看得见，以后读者可以在新浪微博

搜索“绍钧李泉”，给我的微博留言，与我互动，你们是我进步和成长的导师。

最后告诉大家，本书取自真实的历史素材，而书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定属巧合。由于篇幅限制，我在书中一些没有展开或交代的细节，会在本书改编成的影视剧中逐一交代，希望大家能共同期待。

还有，真正的“大连抗日放火团”，1942年已经在日军的枪口之下全军覆没了，所有成员无一人叛变或投降。

李泉

2018年1月30日凌晨

楔 子	1
第一章 嬉别	10
第二章 险情与醋意	34
第三章 魔窟里的对话	58
第四章 发动机上的诡火	82
第五章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106
第六章 无影手	132
第七章 谁种的葫芦谁画的瓢	156
第八章 化工猎手	178
第九章 暗弈	202
第十章 乱世情敌	226

廖静深拖着空壳一样的躯体活了十几天，其实他那天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昭和天皇用“鹤音”宣告日本战败的诏书时，就知道一切都该回归消寂了。

今天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当然，他自己并不知道。与往常一样，此刻他在红松木办公桌前坐着，右手托着长满胡楂的下巴，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习惯性地捻着一串泛着乌蒙蒙油光的老包浆凤眼菩提子手串。面前一台日文假名打字机上已经打出了大半页纸，桌上的档案、报告、照片、录音带、录影带等各式文件和材料，都是同一个人的，它们将廖静深和打字机围起来。他又用并不熟练的右手指尖神经质般敏感地点了几个字，然后揉了揉眼睛，戴上眼镜，像以往审查犯人般逐字逐句地检查着。

“林重，”廖静深嘴唇稍稍抽搐一下，轻轻念道，“生于1905年，即明治三十八年的大连……”

这里肯定不对，因为它读起来很别扭。廖静深剪得很干净的鼻孔里颇为不满地长出了一口气。

“我好歹也是特务调查处处长，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廖静深一把撕下这张纸，揉成一团扔进脚边的垃圾桶。然后他又将纸团抓起来，抻

开、铺平，又读了一遍。

多少年都没有写这样特大案件的报告了。廖静深摇摇头，掏出左边口袋的煤油打火机，右手提起这张纸的一角。他连着打了几下火，一束火苗蹿起，从下方将纸点燃。

“日本人最讨厌像我这样浪费纸张，尤其是神谷川先生。”廖静深看着手里的纸张在火焰的裹挟中燃烧、变形。他蓦地又想到，就算讨厌又能怎样呢？现在没人能管得了他了。

当纸张带字的部分成为灰烬时，廖静深将它塞进手边那个几乎没有水的满是烟蒂和烟灰的黄而黑的玻璃罐头瓶里，屋子里悄然出现了一种掺杂着烟草燃烧后的奇怪味道。

看见从窗帘间隙中透进来的曙光，廖静深双手撑着椅子扶手，缓缓起身。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过去了。他把桌上的日式台历翻到新的一页，上面印着：昭和二十年，公元1945年8月22日，水曜日。

廖静深感觉腿有些麻了，血管里像有无数的小虫子在爬。他把手串戴上，双手后背，欠着身子弓着腰像只老母鸡一样滑稽地挪到窗前。他的动作像是十几天前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巨型炸弹引起的震荡波，把地上的灰尘扬起，在射进来的光线中无谓地翻卷着，就像那些在爆炸中化为齑粉的人肉末儿。他将深红色的厚重的窗帘拉开，阳光透过明亮的窗户满满地装进来。

窗台上摆着一个盆景，里面栽着一棵矮小的黑松和几簇高瘦的文竹。一个瓷质的老渔翁穿着蓑衣，坐在长满青苔的泥土上。

这盆景算不上精巧，也不属于任何流派，因为它毫无章法，没有明显地突出主题性、层次性和多变性，在有些来过他办公室的日本盆栽高手眼里，它甚至俗不可耐。廖静深曾经异常地喜欢它，每天都要俯身观赏一阵，然后拿起喷壶，朝盆景上小心翼翼地喷些水，再将目光从老渔翁身上茫然地游离至窗外。但是自从十几天前，他的儿子在长崎与七万人一起飞灰湮灭之后，他就再也没这么做过。

廖静深所在的这栋警察部大楼，地面之上一共三层，楼很长，但并不

宽。它的外墙上紧束着干练的竖直线条，像标准日本武士的身材，没有一丝赘肉。甚至有传言，它的设计灵感来自关东州警察部首任部长的脸。大楼前面是朝日广场，广场上的草坪郁郁葱葱。广场的北面是关东州厅本部的办公楼，楼前静静地趴着几辆车。关东州厅办公楼和东边的关东州警察部大楼一起拘禁着广场中央伫立的太阳旗和旭日旗。燥热的空气中难得来了一丝微风，风拽着旗，旗不情愿地欲展欲舒。除此之外，偌大的广场连一个会动的东西都没有。

一只早起的蝉在玉兰树上猛地叫了几下，廖静深摘下眼镜，使劲揉了揉本就不大的眼睛。他偶然瞥见窗户玻璃上面，映出一个陌生的、形同路人的影像。

这个人梳着多日不洗的背头，头发被汗水和油脂粘成一绺绺的。乌黑的眼眶深陷，由于暴瘦，额头上的抬头纹都无力地垂下来，脖子上的皮肤松了不少，往日穿着合身的西服现在几乎像挂在衣架上……原本一百六十多斤的自己，目前居然成了这个不足一百二十斤的颓样。廖静深的鼻腔里似乎还嗅到了一股腐尸的气味儿，他对着窗外的玉兰花枝眯起眼睛。

“林重，”廖静深背着手又在寻思，“嗯……林重……”

“这事儿不好写！”廖静深像面对高桥隆似的尴尬地摇摇头，“高桥部长还让我客观地评价林重，笑话……他知道我从不轻易评价别人，客观地评价，怎么评价？”

廖静深的记忆忽地回到多年前的一天。那是一个下午，很反感他满是烟味的办公室的神谷川破例来到这里，坐在沙发上跟他交谈。

记忆中，神谷川从来没有胖过，瘦削的身上好像没有一丝脂肪。他当时坐在沙发的左边，背对着他非常厌恶的刺眼的阳光。他虽然没有说过自己厌恶阳光的原因，但是有人曾经猜测，阳光会伤害他习惯于熬夜和甄别万物的眼睛。

眉头和鼻孔一样紧皱的神谷川不断地用一只手扇着眼前的空气，另一只手拿着一份档案。廖静深赶紧打开窗子，然后坐回沙发上，听神谷川用略带沙哑的嗓音问道：“听说两个外勤人员在新京被共党分子做了？”

“是，我正在整理他们的档案，想给您送……”

神谷川不耐烦地打断廖静深，问道：“家属知道他们是特工吗？他们的公开身份是什么？”

“家属肯定不知道。他们一个是电工，另一个是……茶叶店的老板。”

“那就好。此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他们的家属，也不要发愚蠢的抚恤金。档案全部销毁，就当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他们的家属以后会报案，警察会以失踪人口立案的，明白吗？”

“明白。”廖静深老练地笑道。

神谷川又沉默一会儿，看着手中的档案问道：“安藤部长想调林重回来，他的档案想必你已经看过了，没有任何问题？”

“从档案上看不出什么问题。”廖静深想了想又补充道，“如果有问题，那也是出在档案上。”

“你们满洲人讲话，总是喜欢把有或没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神谷川皱起了眉头。

连廖静深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日本人对他这样的中国人说话，就像避皇帝名讳一样，把话里的“中国”两个字省略，或是替换成类似“你们满洲人”“你们这样的”“你们这群”等词汇。

“但是我听说……”廖静深欲言又止，直到发现神谷川正厌恶地看着他，“我听说他小时候在大阪町带着一群伙伴打日本小孩。”

“你怎么知道的？”神谷川翻着档案问道。

“昨天听他的大阪町街坊邻居说的。”廖静深清了清嗓子。

“打日本小孩？”神谷川不屑地咧嘴一笑，“那就调他回来吧！对了，务必让他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带来，这是安藤部长吩咐的。调令你来发，马上。还有，今晚咱们再确定一下围捕中共大连特委的方案。此次行动，我要把我的脚踩在我抓住的每个共党分子的脸上！”

神谷川说完起身走到门口，回头望着廖静深办公桌上散乱的精美烟斗和香烟盒，以及一张纸上堆得很高的上等烟丝，皱了皱眉头。他转身想对廖静深说什么，却盯着他的脸端详了半天，才嘟囔了一句：“廖科长，你

的鼻毛还是没剪干净。”

神谷川摇摇头走了。廖静深马上从抽屉里掏出一面小镜子，仰面照了好一阵儿。

现在，窗外的阳光刺得廖静深的眼睛有些发痛，门外走廊里不知哪个办公室在听广播，声音一反常态有些大，这在平时的警察部大楼里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自从战败之后的这几天，这些一反常态的事已经司空见惯，它把廖静深飘浮的神志又从窗外揪回来。他有些恼火地打开门，刚想喝止这种出格的做法，却皱起眉头听了一阵。他回到屋里，打开收音机，里面有个熟悉男人的声音，低沉而庄重地宣告着：我是大日本帝国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鉴于8月15日昭和天皇已经宣布战败，又由于现在苏联伊万诺夫中将率领的特种空降兵在关东州周水子机场降落，所以我宣布，关东州所有日本军人，均放下武器，等待向苏联红军投降……

廖静深听了一遍，断然有些发蒙，又扭了扭调频，换到另一个频道。可他无论换到哪个频道，都在重复同一个声音。

山田乙三说，要投降了。

廖静深还是觉得这不是事实。他梦游般地拨通了关东州厅警察部部长高桥隆的电话。高桥隆拿起电话也不出声。他头一次觉得电话那头没有声音是何等的让人恐惧。他深呼吸后问道：“高桥部长，我刚才好像听见……请问……”

良久，高桥隆才无力地说道：“廖处长，一切都结束了，你把档案都烧了吧！尤其是关于林重的一切资料，全都烧了，一个字都不能留下。”

“什么？”

“你没听错，我让你把你们特务调查处所有的档案全烧了。要投降了……机场被林重炸了，关东州周边的各个路口也被共产党的游击队封锁了，据说苏联红军陆军机动部队正在满洲各地对咱们发起猛攻。这是我给你下的最后一道命令了，然后，没有什么然后了，你随便吧……”

高桥隆挂了电话。听着电话里的忙音，廖静深死尸般地呆坐了很久。要知道，多日前的那个早晨，面带笑容的廖静深欣赏窗台上的盆栽时，高

桥隆还打来电话，用沉闷的声音问道：“廖处长，报告写完了吗？”

“报告部长，我正在写。”廖静深收起挂在脸上的笑容回答。

“你怎么还没写完？我先给了你几天时间，然后又给你几天时间，现在在我最后一次问你，你什么时候能写完？难道这个案子让你的人生从此止步不前吗？”

“部长，不瞒您说，其实写这份报告并不难，但是您让我客观评价林重，我不明白怎么做。”廖静深尴尬地呵呵着。

“我说的‘客观’，是让你在报告中描述一下你们眼中的林重。他跟你们共事这么多年，却是潜伏在你们身边的共党分子，这是非常荒唐而又令人愤怒的事。难道你们不应该客观地描述和评价一下，让以后的特务调查处的反间工作有规律、有经验可循吗？”

廖静深无言以对，习惯性地干笑两声。高桥隆突然骂道：“你在笑？”

“不，我没有……”

“廖静深！一个共产党的超级间谍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把你们耍得像一群猕猴，事发之后你的上司安藤智久都引咎辞职了，你不但没辞职，居然还笑得出来？混蛋！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羞耻感？”

高桥隆的手像从话筒里伸出来，狠狠地掐住了廖静深的脖子。

“部长，我……”

高桥隆压低声音，继续说道：“几天之后，关东州厅要召开讨论‘林重反满抗日纵火间谍案’的最高级别专题会议，这次会议级别之高前所未有的。满洲国十九个省以及东京和大阪的军警宪特的代表都来参加，目的就是见识一下这个让大家头疼了这么多年的特大间谍案。所以，届时山田乙三长官会让我第一个发言……你以为这是我的荣誉吗？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是。我今晚继续加班……”

“加不加班是你的事。”高桥隆说，“明天中午十一点，我要在我的办公桌上看到这份报告。”

“给您添麻烦了，请您放心。”

当时廖静深挂了电话就在心里骂了一句：“妈的，他知道我文笔不行，还不允许我让秘书写，这不是撵鸭子上架吗？”

这句话骂出了如此忘我的真诚和坦荡，吓得廖静深以为自己真的骂出声，赶紧捂上嘴。

高桥隆简直可笑，他当这是写小说吗？写吧，万事开头难……廖静深坐下，从左腿边柜子里的一摞稿纸上拿起一张放在眼前，重新戴上眼镜。他拿起放在一旁的档案，先将档案上的文字看了一遍，然后在档案上那个叫林重的面孔上仔细搜索，直到有些出神。半晌，他拧开钢笔的笔帽，在纸上写起来……

现在，廖静深凝视办公桌上自己和家人的那张照片许久后，拉开抽屉，掏出那把十几年未开一枪的柯尔特 M1903，反复擦拭。

想起来甚是可笑。他曾对林重说过，如果一个人自杀，不是证明他不怕死，而是证明他不知该怎样活着，因为生活已经让他束手无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未必想过这句话是否正确，现在却觉得它毋庸置疑。

天早就塌了，廖静深知道自己将会落到怎样的一种境地。四周仿佛是一圈高耸的、黑色的墙。墙外人声鼎沸，那些声音似曾相识，应该是这些年被他处死的人的怨灵。他们灰色的身影，散发着臭腻的味道，挠着墙壁，互相踩踏着想爬进来，一起把他咬死、撕碎、吞咽。最恐怖的是，他明明看见自己妻子、儿子的怨灵也在这些灰色的臭肉堆里，他们因痛苦而扭曲的躯体和空洞的眼神就像高桥隆那样告诉自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廖静深踱来踱去，把那串菩提子手串从腕上摘下来，在手中逐个捻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开始感到心乱如麻，乱得恰恰是——他想想些什么，可他不知道该想些什么。

半个小时后，廖静深坐回椅子上，把手串放在桌上，整理一下被汗水湿透的衣襟，盯着相框里的全家福——里面的人只剩下行将就木的自己。接着，他把枪口伸进嘴里，喉咙里莫名地发出类似呕吐般的“呵呵”声，食指颤动着扣动扳机。

砰——

子弹斜穿过他的颅脑，鲜红的血从他的上颚喷射出来，溅在桌上写好的报告上面。

报告上写着：林重，生于1905年，即明治三十八年的关东州大阪町……

“193×年，林重被时任关东州厅警察部部长的安藤智久先生从上海调回关东州。之前其受安藤智久先生秘密指派，在上海国民党陆军情报调查委员会内部执行潜伏任务……时任关东州警察部次长的神谷川先生曾在将其调回关东州之前征求过我的意见……当时，神谷川先生也认为，林重已无继续潜伏的必要。究其根本，因其是关东州人，业务能力非常出色，所以将经验丰富的他调回，充实刚刚组建的特务调查科很有必要。而我按照正常的内部规则，走访了他十岁以后的熟人，了解了他曾有的生活轨迹之后，认为他似乎有些不太正常。”（选自廖静深的《关于林重等人反满抗日纵火特大间谍案的报告》第一部分）